

# 异质性创业网络对创业企业的风险影响

万小燕, 程李梅(副教授)

**【摘要】** 在目前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利用政治网络资源和市场网络资源来应对风险已成为新创企业管理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对我国苏、徽、赣、鄂省区的101家创业企业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新创企业政治网络与创业企业风险负相关;新创企业市场网络与创业企业风险负相关;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通过获取新创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资源影响创业风险。本文建议创业者注重与关键商业伙伴、重要政治人物建立友好关系,同时权衡构建多样化社会关系网络的收益和成本。

**【关键词】** 异质性创业网络; 政治网络; 市场网络; 创业风险

**【中图分类号】** F2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994(2016)06-0018-4

对于有着几千年关系渊源的中国,利用社会资本应对创业企业新进入缺陷、降低创业风险已成为管理者的一种本能。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市场环境迅速变化、价格机制作用受限、竞争不充分等情况加剧了新创企业预期的不确定性。目前,我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存的局面提供了一定的创业机会,而双重经济体制并存也为新创企业承受政治和经济上更加严峻的压力埋下了伏笔。为了降低创业风险,拓展企业生存发展空间,很有必要与重要商业领导和政府官员建立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帮助创业者获得必需的资源,降低创业风险。

鉴于此,本文认为网络中主体的差异性会导致社会网络表现出异质性特征,具有这种特征的社会网络可被称为异质性社会网络。目前,对于企业来说,异质性社会网络包括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这两类。

## 一、研究回顾

关于创业企业风险,国外的研究集中在探索资源和环境两因素产生的影响方面。资源视角下,Starr 和 MacMillan (1990)指出企业稳定地获得各种资源的能力决定了新创企业的生存能力及发展潜力。Kamhon Kan 和 Wei-Der Tsai (2006)论证了财富对初创公司的积极影响,认为企业拥有丰富的财富能够降低创业风险,促进企业成长。环境视角下,Vesa Kannianen Mikko Leppamaki (2000)研究发现价格的高不确定性和存在工会控制的劳动力市场会对创业风险产生消极影响。Terrence C. Sebor 和 Titikorn Theerapatvong (2010)主要研究了企业面临的各种环境与创业风险之间的密切关系。Mina Balamoune-Lutz Pierre Garelo (2013)提出

累进税高于平均收入的创业环境对新创企业有负面影响。这些研究结论是在市场成熟、竞争充分的环境下得出的,在目前我国经济改革大前提下,对创业企业风险管理的指导作用有限。

国内学者大多从风险因素及其特征方面来研究创业风险。巩艳芬、崔海燕等(2010)将创业风险分为市场风险、技术风险、资金风险、人力资源风险,在之后的研究中发现,创业企业存在规模小、经验不足、不确定性因素多等特点,导致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并对创业企业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以上四大风险及其变动趋势进行了识别与分析。

薛小荣、郭彦廷(2012)则将创业风险分为财务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管理风险,并运用可拓理论建立创业企业初创期风险预警模型。

陈伟、马一博(2013)在分析新创企业成长风险源和风险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 GO 理论(一种以成功为导向的系统可靠性分析方法)的新创企业成长风险预警体系。

熊婵、买忆媛等(2014)通过分析高科技创业企业特征,认为企业的投入产出结构不合理造成企业规模效率低下。从以上综述可知,国内有关创业企业风险的研究偏重于分析企业风险特征以及一般意义上的风险预警模型的构建,对于降低创业企业风险实践意义不足。

本文在参考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简要介绍企业社会网络,重点剖析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对创业企业的作用意义,以考察异质性创业网络对创业企业风险的影响,并以我国苏、徽、赣、鄂省区的101家新创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产业链多区段空间分置下区域创业聚集引导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4YA790006)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得出相关结论。

## 二、异质性创业网络及其影响假设

**1. 异质性资源与异质性创业网络。**根据异质性资源理论,企业的异质性资源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一般来讲,企业挖掘的新兴商机、形成的知识和信息软实力、获得的政策扶持或权利性资产构成企业的异质性资源;实物资源可以是企业生存与发展必需的资源,却通常不是奠定企业竞争地位的优势资源。异质性创业网络是新创企业获取上述必需资源和优势资源的主要渠道。

1988年,科尔曼在首次论述社会资本理论时指出,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相互交换资源,由此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由强关系与弱关系理论可知,这种社会关系可分为同质性社会网络和异质性社会网络。通常情况下,人们偏好在亲朋好友、熟人同事之间小范围频繁交流,主体从事的工作、掌握的信息和资源趋同,这种由相似个体构成的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即所谓的强关系,也被称为同质性社会网络。强关系由交往主体之间个人情感凝聚而成,创业者真正能够从中获得的是精神和情感上的支持。弱关系的特点是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交往对象来自不同的行业,掌握的信息和资源也是多方面的,由此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被称为异质性社会网络,其价值在于它能提供别人尚未获得的信息和资源。

与外界的“长程联系”是企业社会网络异质性特征所在,这种联系引起新信息的流通和输送。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国情下,异质性创业网络主要体现为新创企业与相关政治人物、公共组织领袖和价值链伙伴基于各种经济行为建立联系形成的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分别是企业员工与计划体制和价格体制中人员交流的结果。二者在结构和功能上迥异,又相辅相成,同时区别于社区伙伴网络,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可以降低创业风险,促进新创企业健康发展。

**2. 政治网络及其影响假设。**经济转型时期,行政系统仍然掌握大量生产要素,并主导政策法律方向,国内大部分创业者已经认识到政治网络作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重要性,且积极寻求打通政府关系并加以利用(由于经济环境和历史渊源的差异,国外组织对该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显然还不够)。企业员工与行政系统和相关公共组织中的人员交往、主体之间发生的各种经济行为就形成了政治网络。

政治网络主要在创业战略和市场权利上影响创业风险,政治网络动员的资源越丰富,网络的力量越强大,效果越好。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帮助企业规避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例如,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着多变的政策法律环境,法律基础设施欠缺是国内外经济转型时期普遍会出现的现象,而政治网络力量强大的企业能整合分散的正式权威信息,在决策上和国家宏观政策保持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减少司法纠纷和经营不确定性,使新创企业专心生产和经营。第二,为企

业突破规制障碍搭桥。例如,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准入条件放宽,政治网络力量强大的企业能抢占先机,进入以前的管制行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新进入缺陷、降低创业风险。第三,取得优惠待遇。例如,有助于企业寻求新兴创业机会,获取政府补助、银行贷款等。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竞争不充分,政治网络的价值大幅提高,有利于新创企业获取关键资源和信息,稳定经营预期。动用政治网络资源成功创业的例子非常多,各个工业区、上海自贸区的创业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利用了政治网络资源。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新创企业政治网络与创业风险负相关。

**3. 市场网络及其影响假设。**随着中国新兴市场变得更加异构,作为市场力量的竞争强度和结构不确定性也可能影响经营决策,这意味着与产业链伙伴及其他同行建立合作关系成为政治网络的一种替代方案。企业及其员工与市场主体交往并发生各种经济行为就形成了市场网络。

市场网络主要在生产和经营上影响创业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加强企业合作,降低交易成本。竞争加剧使新创企业面临更加严重的价格限制,合作伙伴之间信息的交流和共享能弱化多重价格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网络中形成统一的规则和认知,一定程度上遏制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现象,新创企业在一个相对规范的环境中成长,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创业风险。第二,弱化结构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和快速变化引起顾客、竞争者、供应商以及规则制定者等经济因素的不稳定。企业偏好与网络内的主体交流是为了获得信任的附加利益,基于此目的构成的市场网络能够传播最新的值得信任的信息(例如客户偏好、消费点转移、供需关系等),新创企业通过整合网络中这种真实有用的信息,能够及时挖掘商机,调整经营和财务计划,也能让企业管理当局对预期充满信心。同时,社会网络中的主体组成紧密联系的集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对抗结构不确定性的力量,大大降低新创企业经营风险。第三,以较低成本利用网络中的资源。新创企业资源有限,有效利用市场社会资本不失为一个降低创业风险的好策略。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新创企业市场网络对于降低创业风险极具意义,国内电商行业、小米手机等都是通过建立良好的产业链合作关系而成功创业的例子。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新创企业市场网络与创业风险负相关。

## 三、研究方法

### (一)样本选取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搜集数据,将所要调查的问题划分为基本资料、网络特征、资源获取和创业风险四个部分,共18个题项,采用Likert评分法设计问卷答案。为了获得真实可信的信息,本校管理学院选派人员组成调查团队,采取面对面

□ 改革与发展

访问的方式,深入苏、徽、赣、鄂省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时以企业为基本单位,尽量选择初创期即在公司任职的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为访问对象,以保证受访者充分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客观地评估企业社会网络和创业风险。共收回151份问卷,剔除企业成立时间在8年以上的受访公司问卷和答案不完整或明显敷衍等不符合要求的问卷后,共得到101份有效问卷。

笔者对部分基本资料进行整理后得到如下数据:

企业所处行业中,建筑业企业有15家,占15%;服务业企业有32家,占32%;制造业企业有29家,占29%;农业企业有8家,占8%;其他企业有17家,占16%。

关于创业阶段,初创期企业(0~3年)有26家,占26%;早期成长期企业(4~8年)有75家,占74%。

关于企业规模,小型企业有66家,占65%;中型企业有26家,占26%;大型企业有9家,占9%。

(二) 变量与测评方法

1. 自变量。自变量包括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政治网络测度企业员工与政治领袖、非政府公共组织(例如行业协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市场网络测度企业员工与其他企业领导(即买方、卖方和竞争者)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新创企业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互为补充,构成企业异质性创业网络。二者都通过五级Likert量表打分,“1”代表“不符合”,“5”代表“符合”,其他依次推进。

2. 因变量。本文的研究是为了厘清创业企业风险与创业网络异质性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以及创业网络异质性的改变又将如何影响创业企业风险。因此,以创业企业风险为因变量,用以测度企业市场前景、材料等物资供应、研发创新、外部筹资和贷款担保等指标,是个逆向变量,采用五级Likert量表打分,“1”代表“符合”,“5”代表“不符合”,其他依次推进。

3. 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有创业阶段、所处行业和企业规模。综合学者们对新创企业分期的研究观点,这里将新创企业分为初创期(0~3年)、早期成长期(4~8年),并设为虚拟变量,“0”表示初创期,“1”表示早期成长期。不同行业对创业网络异质性敏感程度各异,有学者指出,第三产业对社会资本的需求相对较高,因此,将企业所处行业作为虚拟变量,“0”表示服务业,“1”表示非服务业。参考企业规模划分标准,将企业规模分为中小型企业 and 大型企业,也作为虚拟变量,分别用“0”和“1”表示。

(三) 结果分析

为了衡量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采用SPSS19.0做信度和效度检验(以下分析采用标准化之后的数据;KMO系数均大于0.6,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检验结果见表1。各因子载荷和α系数均大于0.6,符合检验要求。

表1 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调查内容	因子载荷	α系数
政治网络	经常与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人员交流	0.713	0.685
	经常与金融机构人员交流	0.722	
	与较多政府官员保持友好关系	0.884	
	与多家金融机构或其员工保持友好关系	0.828	
市场网络	与产业链、其他同行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0.662	0.732
	经常与客户交流沟通	0.681	
	合作伙伴之间彼此信任	0.652	
资源获取	与较多创业伙伴保持联系	0.858	0.823
	获取关于客户、竞争者的信息	0.675	
	获得相关的知识技术	0.892	
	获得新业务、新产品开发信息	0.813	
创业风险	以较低成本筹资	0.734	0.741
	获取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	0.822	
	能源、原材料等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0.843	
	研发与创新能力增强	0.676	
	产品受到客户好评	0.826	
	企业扩展能够从外部获得所需资金	0.699	
	获得贷款担保	0.577	

表2 各变量 Pearson 相关系数

	创业风险	资源获取	政治网络	市场网络	创业阶段	所处行业	企业规模
创业风险	1.000						
资源获取	-0.263*	1.000					
政治网络	-0.181*	0.231*	1.000				
市场网络	-0.240*	0.186*	0.057*	1.000			
创业阶段	-0.034**	0.215	0.201	0.259*	1.000		
所处行业	-0.218	0.193	0.133	0.213	-0.063	1.000	
企业规模	-0.102**	0.052**	0.357**	0.461**	0.018	-0.037	1.000

注:\*表示 p<0.01(双尾检测),\*\*表示 p<0.05(双尾检测),下同。

各变量 Pearson 相关系数见表2。由相关分析结果可知:自变量之间正相关关系显著(sig.<0.005),说明新创企业政治网络、市场网络和资源获取之间相互作用。一般来讲,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规模越大、强度越高、信任程度越深,企业通过这两种异质性网络获取的资源和信息越丰富,也越有价值;反过来,企业拥有的异质性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价值,越能吸引其他主体与之建立联系,也越有助于企业员工结识关键政治人物和重要商业领袖,从而扩张其异质性创业网络。同时,新创企业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之间也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

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负相关关系显著(sig.<0.005),说明新创企业增强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有助于企业降低创业风险。企业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的力量越强,创业风险越低,也说明创业网络异质性特征与创业风险之间确实存在负向影



响。这种特征越明显,越有助于降低创业风险。

各控制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相关关系大部分显著,说明控制变量会产生一定的干扰,故而分析时需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各变量之间 Pearson 相关系数均小于 0.5,说明样本数据适合以下回归模型。接下来对以上分析结果进行检验。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模型 1 是以政治网络、市场网络为自变量,以创业风险为因变量做的基础回归分析,拟合效果不太理想,但是仍然具有显著性( $\text{sig.}=0.005$ )。

模型 2 是加入控制变量(创业阶段、所处行业和企业规模)后的分析,拟合优度明显提高,说明了设置控制变量的必要性; $\text{sig.}$ 值为 0.000,具有显著性,验证了政治网络、市场网络与创业风险相关分析的结果,即新创企业政治网络对于创业风险具有负向作用,新创企业市场网络对于创业风险具有负向作用。由此,H1、H2 得到验证。

模型 3 是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资源获取之后的分析结果,拟合效果良好, $\text{sig.}$ 值为 0.000,具有显著性,验证了资源获取与创业风险之间相关分析的结果。与模型 2 对比,发现模型 3 中政治网络和市场网络与创业企业风险回归系数变动较大,这是由于资源获取是异质性创业网络作用于创业风险的中介,分担了部分影响。

表 3 整体回归分析结果

变 量	创业风险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政治网络	-0.103*	-0.085*	-0.031
市场网络	-0.092*	-0.076*	-0.008
资源获取			-0.170*
创业阶段		-0.192	-0.108
所处行业		-0.054	-0.013
企业规模		0.056**	-0.082**
常数项	8.984*	6.317*	2.130*
调整 R <sup>2</sup>	0.216	0.622	0.625
F 值	6.276*	2.153*	3.081*

#### 四、结论

与成熟企业相比,新创企业具有资源供需不平衡、容易遭受行业壁垒、风险承受能力低等特征,而绝大部分新创企业过早夭折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此。本文的研究从异质性社会网络入手,以期为企业风险管理提供新的视野,指导新创企业规避风险、健康成长。

本文得出如下结论:①借助异质性创业网络,新创企业能够低成本利用某些必需资源,更重要的是,能提升企业的软实力。一方面,国家机构、主要的公共组织和商业领袖是实力和信誉的象征,创业过程中,企业借势而为,能够提高其知名度和品牌美誉度。另一方面,企业的创新和竞争优势源于其能动用的异质性资源,而异质性创业网络是新创企业获取上述优势资源的主要途径。②异质性创业网络为新创企业带

来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这种经济利益并不以某资产的使用权或所有权为主要表现形式,然而,创业网络性质各异的新创企业,其成长风险或经营绩效会有显著差异。③新创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多样化社会网络来应对创业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异质性创业网络并不能扫清创业路上所有的障碍,过度依赖反而会孕育新的风险。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还应纵观全局、制定综合创业战略。

以上的研究结论是在考虑了目前经济环境的情况下得出的,随着市场作用的加强,政治网络对创业风险的影响是否会发生改变?对这种关系资源的投资和利用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如何来把握这个临界值?此外,由于数据收集限制,文章没有对比分析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创业网络异质性特征对创业风险的敏感性差异。这些都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主要参考文献:

Tsang E. W. K.. Can guanxi be a source of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doing business in China?[J].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1998(2).

Li J. J., Poppo L., Zhou K. Z.. Do managerial ties in China always produce value? Competition, uncertainty, and domestic vs. foreign fir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8(4).

童欣,彭华涛.创业企业原生社会网络与衍生社会网络的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3).

石军伟,付海艳.企业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及其嵌入风险——基于中国经济转型情境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11).

Hoskisson R. E., Eden L., Lau C. M. et al.. Strategy in emerging economi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3).

Faccio M..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1).

Luo Y..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managerial networking in an emerging market: The case of China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3(13).

程李梅,范珂.网络特征、资源获取对新创企业绩效影响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4(1).

Sutcliffe K. M., Zaheer A.. Uncertainty in the transaction environment: An empirical tes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

Keister L. A.. Exchange structures in transition: Lending and trade relations in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1(66).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江苏镇江 212013